

绿城杂俎

不能忘却的记钭

——摄影集《城墙根》序言

❁ 魏 峰

历史不能忘却。何况，这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呢！

一次次，在风中在雨里——在旭日东升的清晨，在落霞满天的傍晚，抑或是垂柳摇曳的仲春，抑或是大雪纷飞的隆冬……站在城墙上，我无数遍试图去努力追寻一段城墙的历史，去追溯这座城市的记忆。昨天是什么？前天又是什么？昨天，可能是一个甲子；前天，也许是3600年……抚今追昔，当一座城市的记忆越来越模糊、越来越碎片化的时候，最终被时间打上“马赛克”，被岁月拉成一段历史“白条”。透过岁月的光影重温这段记忆，禁不住让人潸然泪下。

至少，每一个老城人的心情是复杂的，我们为之一骄傲的3600年的商城历史是断代的，记忆是断层的。准确地说，光阴一刻也不曾停歇，历史始终一再延续，只是我们无法看到那个伟大的商代，是如何缔造一个辉煌的帝国，甚至我们无法破解今天这处看似潦草的城郭，是如何被先民铸就，又被历史无情的遗忘……那些曾经鲜活在城墙根的故事，原始的，一代代人口口相传；真实的，一辈辈人心手传承，到如今，城墙就在我们脚下，记忆却不能复制。哪怕是文字的记述，都是斑驳零碎的。有人尝试用所谓的古法，去恢复那一段段淹没在历史深处的城墙，结果却经不住无情风雨的洗礼，而成为历史的硬伤与沉痾。

好在，我们有幸作为今天城市建设的见证者、参与者、创造者，又一次站在城墙上，在历史与现实中，我们肩负起科学发展的重任；在记忆和梦想中，我们建起时代前进的蓝图。在科学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脚步中，我们尊重过去，是为了不忘却历史；我们记住历史，更是为了赋予子孙更加丰富的记忆。

历史，不能忘却。曾几何时，城墙根的人们是何等的骄傲啊，他们和自己身边的城墙一起扛起这座城市的荣光。作为一座城池的核心，作为一座城池的老人，他们熟稔的是如砖牌坊街、南学街这样生于斯长于斯的老街，尽管逼仄甚至灰暗，却铭心刻骨永难忘怀。他们栖身的是低矮潮湿的老屋，尽管略显破败，却暖心暖肺倍感亲切。风雨飘摇的小巷，闪烁的路灯守候着人们不灭的梦想；皑皑白雪掩映的平房，和着匆匆的脚步，踏实着人们日益鲜明的日子。

历史，不能忘却。而今天，城墙根不远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一条条背街小巷先后拓宽，一座座高楼大厦次第升起。一时间，高高的城墙不再伟岸，城墙根两隅成了这座新现代化城市中的洼地，管网老化、设施落后、生活不便、出入困难，居住在城墙根的人们开始渴望外面的世界；群众的心底，一遍遍传来旧城改造的呼声。

为了铸造城市之魂，丰富城市文化元素，提升城市软实力，支撑国际商都建设，市委、市政府站位全局、统筹谋划，着眼华夏文脉传承——商都历史文化区呼之欲出。

破旧立新，顺应百姓呼声；枯木逢春，推动历史进程。过去的城墙根不管怎么被敷衍暗淡，那毕竟是一段不可逾越的历史，那毕竟是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。我们不能忘记城墙根那散发着浓郁烟火气息的平凡生活，也不敢忘记平凡百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美好梦想。

我们不能断然说，平凡即伟大，但完全可以说不，平凡亦历史。我们借这一帧帧黑白照片，激活商都不能忘却的历史，我们借摄影家孙建辉的忠实镜头，再次回望曾经的老城生活。

对于老城市民而言，这是记录，更是展望。

名家新篇

这座城的墙

❁ 贾平凹

沉沦了，西安人立即想到，那全是没有好的城墙所导致的。在西安，能遭此灾祸吗？凭这城墙，别说水火无忌，就是扔下颗原子弹，它也只能是在城外开花罢了。

有了这四堵墙，西安人就有了安全感。西安人依赖的是这城墙，崇拜的当然也是这城墙。市民们要赌咒了：“我要昧了良心，让我一头撞死在城墙上！”要为难人了，就嚷：“你能，你能说出城墙是怎么修的吗？”城墙是怎么修的，鬼知道！但他们一定要认为是黏土浇了小米汤捶的，用大砖砌的。然后，这砖就成了西安人考问外来人的话题：你知道是多宽多厚吗？你知道人能背几块，驴能驮几块吗？夏天枕着能知道治哪种头痛？刻作砚台能知道墨几口不渗吗？西安人可以把你领到城墙上去看，让你用手触摸，有时大方，也可允许你将你小小的名字刻在某一块砖上，可你是不敢拿动那半块砖的。拉板车的老汉再老，能在那里插拴驴桩吗？捉蚰蚍的小儿再小，能在那里捣砖缝吗？老鼠也不能到城上来打洞，近城墙住的人家，家里放了鼠药，城墙上也要放的。现在，又花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复加固城墙，新砌了女墙，新盖了角楼，满城头数万只彩灯昼夜不灭，又要筹建一条城墙公园，这样的工作，世界上除了西安人干，还会有谁呢？

进入城墙之内，就像进了家院，人的意识、感觉就会变了。瞧瞧，井字形的街上，你悠悠地来，他悠悠地去，小贩的叫卖也拖长了声调。当然，最有名的食品是牛羊肉泡馍了，你可以消消停停

坐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来掰馍。要不，到巷口的小酒馆去，要一杯酒、一盘鸡爪，可以慢慢去品。然后再到路灯杆下的棋摊上，两军对垒，虽是搏杀，但允许反悔，化武为文，长夜更作持久战。树上新驻了蝉，这挺好的飞虫，竟一声长鸣数分钟，声声不歇。时有风筝从广场起飞了，样子多坦荡，谁不会扭了脖子多看几眼呢？而钟鼓楼上的紫燕，飞着飞着似乎要停驻在那里，一定是在欣赏自己落在地上的身影吧。未了，寻剧院去，西安的地方戏剧团在全国最多，即使不看戏，也可以同那些老艺人叨一支长长的卷烟，沏一杯浓浓的酪茶，趺着拖鞋，在门口闲谈嘛。

城墙之内的生活是够安闲的了。要安闲，以后更安闲，西安人又在筹建仿唐街、仿明街，说是要在这些街上，人一律穿古时服装，车一律行古时木车，不是已经禁止通行于东大街的车辆吗？规定为步行街好，瞎子也可以走来走去了。

西安人在西安居住久了，或许就有一部分人对西安的好处反倒不觉其好了，大多的西安人教育这部分居民的办法是让他出差，到北京去，到上海去，到广州去，让他们吃吃紧张的苦头，于是，那一部分人的睡梦中，常常就梦到了幸福的四堵城墙。

到了夏夜，西安人抱着凉席到城墙头上去享受清涼，不免也是要谈论天下的，他们也似乎有自己的牢骚，埋怨这个城比人家北京，比人家上海，比人家广州怎样怎样；也不要说：“唉唉，咱西安有什么呀，还多有这么个城墙！”

新书架

《怪谈 今昔物语》

❁ 马光磊

《今昔物语》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品，讲述日本平安末期的民间传奇故事，全书一共三十多卷。本书选取了《今昔物语》中最精彩、最具有代表性的章节，比如在日本广为流传的狗头丝的故事、箸墓古坟的传说，狐仙、灵龟报恩的故事，怨灵审冤的秘闻……每一则故事都蕴藏着极深的道德文化寓意，崇尚真善美，反对假丑恶。

此书对后来的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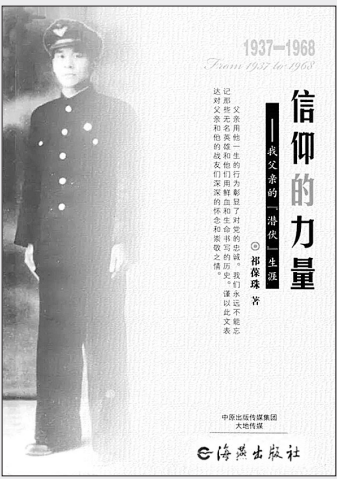
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，是后世“物语”创作的典范。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、知名导演黑泽明均曾明确表示，《今昔物语》是其“创作的灵感源泉”，芥川龙之介还将它称为“日本古代的人间喜剧”。梦枕貘的《阴阳师》系列，大部分也取材自此书。它独特的“集说话文学之大成”的特点，更让它在世界文学范围内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，被公认为“世界文学素材宝库”。

且烫且吃。最后按空碟子计价，实惠、方便、热络。这杂煮之物，浓郁醇厚，营养丰富，倒成了川渝风骨。无独有偶，中原的熬菜、东北的乱炖、南方的煲仔饭，甚至日本的杂煮，荷兰的大锅菜，同出一辙，深受追捧。杂煮也好，乱炖也罢，杂烩也行，漂洋过海的，还有各地文化的香气。

“糟粕居然可作粥，老浆风味论稀稠”，其实，清朝文人雪印轩主笔下的尤物，是让人皱眉的“豆汁儿”——制粉丝、粉皮儿剩下的老浆。这玩意儿，盛到碗里，没沾唇，一股怪味早已扑鼻，只能屏气蹙额。为了充饥，配上极细的酱菜，嚼口炸得焦黄酥透的焦圈，就一口豆汁儿，倒成了一味名小吃，养胃、解毒、清火！河南的粉浆面条也算一脉相承：酸馥的老浆里下面条，放油腌葱花，煮好，味溜味溜喝上几碗，解馋除饥。锅巴菜是“废”物利用的杰作：把焖饭时贴锅结块的一层饭粒，炸至焦黄，与其他炒菜速配，刺啦作响，妙趣横生，这是四川的特色。浙江的咸菜、安徽的臭菜，如今已领风骚。但是，每次品味这些有灾荒胎记的美食，总会忆苦思甜，淡淡的心酸涌上心头。

穷饿出美食，是的，勤劳的人，饥饿总是过其门而不入！肠胃的紧缩，化作心灵的震颤：饱腹，让人向往，让人感恩，让人铭记。这背后，有多少祖先曾经面有菜色、食不果腹！天将降大任，必先饿其体肤。当我们追逐家常、腾挪荤素、游刃珍美时，是不是也要创造美食之外更丰腴的东西来？

连载



的政策，他把不少有困难同志的子女从农村调回城市并安排了工作，使他们一家团圆，而不考虑自己身边无子女照顾的困难。他

实行改革必要性的认识。

1980年，父亲被任命为省民建、省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，1984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工商联执委。在任期间，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，他积极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，按照中共河南省委和民建中央、全国工商联的要求，认真组织“两会”（民建、工商联简称“两会”）成员参与全省的大事协商，开展经济咨询服务、工商专业培训、传播科学技术、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和安置待业青年等工作，对河南经济建设 and 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提出意见建议。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团结一大批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知名工商业者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父亲在任职期间总是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，为了落实党

动，经各方协商、组织批准，他被推选为政协河南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。同年12月当选省政协常委、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1979年9月，省政协四届四次常委会通过《关于建立健全政协工作机构的意见》，决定成立工作组办公室，父亲被任命为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兼工商组组长。其间，父亲积极落实省政协工作部署，按照分工组织委员学习农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》，参加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大讨论，到郑州、安阳、南阳等地调查了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情况，到安徽、江苏、浙江三省参观学习农村改革和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经验，加深对党在新时期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理解，提高了政协委员对

无私奉献，为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再立新功

1976年秋，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公开的前几天，新乡军分区司令员张千仞伯伯来到我家，他满面春风，进门便高声喊：“小宋，那四个坏蛋被逮起来了！”他们激动的回花，激昂的声音，淋漓尽致地表达着内心的无比喜悦，历历如在昨日。后来，省公安厅负责同志到我家让我父亲重返公安厅岗位，但他因健康原因而谢绝了。1977年6月，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、省委统战部部长刘鸿文（新中国成立前也做过地下工作）得知我父亲的传奇经历后，派人到新乡把他接到郑州，并邀请他回到省政协统战系统工作，父亲同意了。

父亲于1977年10月恢复工作。适逢省政协恢复组织和活



豫西人家(国画) 房巍

微型小说

无法登门

❁ 韦有义

玉芬打电话说，儿子雪龙在部队提干了，不知道啥时能回来。他们太寂寞，就又养了一个乖巧的女儿雪莲。说让我有时间到家里看看。

玉芬和丈夫玉柱都是我的中学同学。有时我回豫西山区老家的时候，大都在他们这里落脚，没想到两年没去，怎么就又养了个女儿来？

叩开玉芬的家门，迎接我的是玉柱和一只白色的宠物狗。玉柱还是咧着大嘴憨笑的老样子，倒是那只立起双腿，晃动着前爪表示欢迎的宠物狗让我感到欣喜。这时玉芬从里间出来了，她抱起那只宠物狗喜滋滋的给我说——她就是他们的宝贝女儿雪莲。

玉芬看我有点疑惑，就滔滔不绝的给我说，你知道玉柱是个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人，三天两头出去垒长城。多亏有了俺雪莲。我有了病，她一直陪着我，比老头、儿子都贴心；我上街买菜多了不方便，我把菜放到路边到附近买东西，俺雪莲能给我看住东西不让人靠近。我就说了，就是将来她哥雪龙回来，雪莲就是俺家的二把手。

我仔细打量了一下他们的这个二把手，周身雪白，毛发飘逸，似狗似狐，小巧玲珑，而且极具灵性。玉芬和我说话，她睁着圆溜溜的眼睛在我们脸上搜寻着什么？听到赞扬她的话，她会站起来给我们作揖表示感谢；听到批评她的话，她瞪着惊恐的眼睛似表示悔过自新。那一刻我突然觉得，玉芬提拔的这个二把手，也不完全是感情用事，起码比玉柱乖巧、比雪龙安分。

“丁零零！”玉芬起身去卧室接电话去了，玉柱刚才觉得挂不住面子上说出去有个急事，客厅里就剩下我和他们的这个二把手。我看它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，仅仅向它挥了挥手，它就满心欢喜地跑了过来，亲亲热热地顺着我的小腿往上爬。我本以为它爬到我的大腿上，我抱着它，一会他们的二把手、三把手见到了，看着我和他们班子的成员都很融洽，岂不更好？没想到它亲热过分，爬到我大腿上了还不满足，硬是蹭着我的白衬衣继续往上爬。我就穿了这一个白衬衣，大热天弄脏了咋办？我把它按住扯下来，它不仅蹬上来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我一次次把它扯下来，它一次比一次猛烈地往上冲。我不知所措，也是情急之中下手重了，把它一下子推到了地板上。

一失手二把手给我翻脸了。它在这边狂吠着向我表示抗议。玉芬在那边也很快挂了电话。玉芬来了脸上还挂着笑，尽管她什么也没有说，但她肯定明白是我敷衍了他们的二把手。她把它抱起来抚摸着，一口一个乖地叫着。它虽然很快不再叫了，但从它身体剧烈地抽搐中可以看出，一时半会还平静不了。

仔细想想，责任完全在我。当家里一把手离开去接电话的时候，二把手不走说明素质极高，就是在陪客。再者当我一打招呼，人家就担当起二把手的责任，满腔热情地、真心实意地、自由开放地来和我玩。可我不但不领情，而且处理方法更是极为不当。抱着它去找一把手不就解围了？如果把人家二把手摔残了咋办？越想越后怕，越想越害怕，我不敢往下想了……

玉柱提着一大包好吃的东西回来了，恰好这时又有朋友找我，我这才算摆脱了尴尬。

人常说“衣服是别人的好，朋友是老的好”。可自出了这档子事，尽管他们还是打电话邀请我去，我却一直觉得没法登门。

哎！没想到这年头去谁家，还得看狗的脸色。

父亲的教诲，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工作，老老实实做人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淡泊名利，任劳任怨，乐于奉献，像父亲那样永远忠于党，忠于人民。

江泽民同志在为一部反映南京地下党专题纪录片题词时写道：“能为党的事业受委屈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……”我的父亲祁文山正是这样的人。父亲用他的一生写满了对党的忠诚。1991年，父亲在鲜花和掌声中戴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授予他的“一级金盾”金质奖章。这是党和国家对一位“无名英雄”的最高嘉奖。

（选自海燕出版社出版的新书《信仰的力量》，本报有删节）

（全文完）